

[名著百部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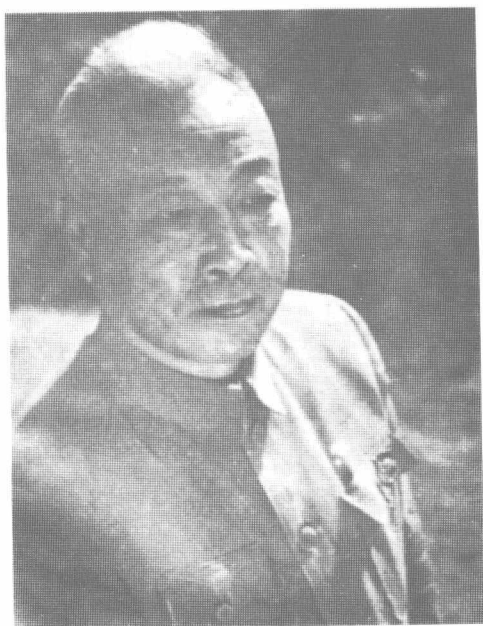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文学

丁西林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

丁西林

我是一個學哲學的人，從結交了我的學生生活的時候起，
直到到中國成為王國我無任了中央合以珍貴的行政（的）
時候起，我沒有離開過科學教育、研究和研究我的行
政工作。在這不短的時間內，我寫了很多的幾何學本。現
在我已正式地加入了劇本的隊伍，我感覺到老來，在這出
有不少的科學界的朋友不用稱我沒有文章寫了，而我感
的裏面更使我「不勝其苦」，另一方面也有少數的科學界的
朋友鼓勵我寫文章，甚至出版，我對我的從事，對於朋
友們這些善意和愛護，我誠感激也接受了，因此我寫



丁西林作品书影

目 录

独幕剧

一只马蜂	3
亲爱的丈夫	22
酒后	40
压迫	50
瞎了一只眼	67
北京的空气	79
三块钱国币	88

多幕剧

等太太回来的时候	101
妙峰山	151
 丁西林小传	 257
丁西林主要著译书目	259

独 幕 剧

一只马蜂

剧中人：

吉老太太 年约五十余岁，身材细小，体质强健，淡素服装，非常的清洁。

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儿子，年约二十六七，强健，活泼，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。

余小姐 年约二十五六，姿态美丽，面目富有表情，服装精致。

仆人

布景：

一间小小长方形房子，后面墙壁中间，两扇宽门。门的左边置一衣架，靠墙一小桌，桌上置鲜花。右边靠墙立一书柜，内藏成套的中西书籍。右壁的里边，开一独门，门前为短门大窗，窗边置写字桌，上置文具。房的右壁，后半亦开一门，前半靠壁置书架，架上置装饰品。

壁上悬字画。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，置一小圆桌，上置茶具，桌的右侧置大椅（即安乐椅），左侧置可坐两人的长椅，两椅之间，置一小椅，椅上皆置腰枕。

开幕时吉老太太睡卧在大椅上，脚下置高垫，手中报纸，落地上。

吉先生（将左门徐徐推开，见老太太睡卧椅上。轻步走至衣架，取了一件薄大衣，走至椅前，轻轻盖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醒觉。吉含笑问）睡着了没有？

吉老太太 我本想闭了眼歇一会，不想一不留心，就睡着了。（坐起）

吉先生 老人家的眼睛，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，闭不得的。一闭了，就不由你做主。（将报纸拾起，坐在小椅上）。

吉老太太 现在什么时候了？

吉先生（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眼）三点一刻。

吉老太太 你在哪里一直到现在？

吉先生 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。

吉老太太 喔，不错，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。

吉先生 好，现在就写。（坐到写字桌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，瓶里倒了水，磨墨取笔，预备写字）怎样写法？

吉老太太 随便的写几句好了。你把我们动身的日子告诉他们，叫他们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。

吉先生 你一面说，我一面写吧。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？

吉老太太 喔，已经不是日子，还再不动身！

吉先生（一面写，一面念，一面说）“……十九日起程回南。”（停笔用手指计算日期）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。（写）“二十一日到港。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。”（问）

是不是？

吉老太太 是，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干净。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门，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。

吉先生 (写)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。(一面写一面口中低声地念)……邓祥发家的也可以。(问)还有什么？

吉老太太 (自己想她的心思)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，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。

吉先生 好，还有什么？

吉老太太 没有什么。(自言自语)王妈回家，说过了节，就回来，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？

吉先生 (继续地写信)

吉老太太 余小姐，应该送她点礼物才好。

吉先生 (先写完了信，然后答话，再接着写信封)你不是说送她一件衣料的么？(写完了信封)好了，写完了。

吉老太太 (被吉打破她的深思)写完了么？

吉先生 (走至椅前，将这信送出)要不要看一遍？

吉老太太 你念一念吧。

吉先生 (念信)“二妹览：‘已经不是日子，还再不动身！’母亲说。……”

吉老太太 这是写的什么？

吉先生 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。(继续一句一句的念信)“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。二十一日到港。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。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干净，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门，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。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，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，拿出来晒一晒。王妈回家，说过了节就回来，不知道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？”没有写错吧？

吉老太太 (笑) 喔,你们现在写信,都是这样写么?

吉先生 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话文,有一句,说一句。你没有旁的话要说么?

吉老太太 没有。

吉先生 这下边是我的事。(继续念信)“这次母亲在京,一切都好。惟有两件事,不大称心……”

吉老太太 我有什么事不称心?

吉先生 (不答,继续念信)“第一,她这次来京的目的,本想劝她的儿子,赶紧讨个媳妇,她可早点抱个孙儿。方头大耳,既肥且皙。噯!不想来京两月,绝少成绩。媳妇,毫无影响,孙子,渺无消息;第二,她满心满意,想亲上加亲,把姊妹改做亲家,侄儿变做女婿。不想她那不肖之女,又刚愎自用,不顺母意。因此上,这几日来,口中不言,心中闷闷。不过那位表侄先生,现已广托亲友,多方物色。夫诚能动神,勤能移山,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,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!故数月之内,定有良缘。将来一杯喜酒,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成眷属之美情也。”说得对不对?不要生气啊。

吉老太太 (稍有不快之意)我有这些闲工夫来同你们生气!你们的事,我老早就对你们讲过,由你们自己去,我一概不管。你们爱怎么说,就怎么说。

吉先生 (将信封好,贴了邮票,走至椅旁,一手放椅背上,一手理她的头发)妈,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,你什么事都是非常。你是一个非常的良妻,一个非常的贤母。惟有这一件,你没有逃出了个母亲的公例。

吉老太太 把这件大衣挂起来。(吉将衣挂原处。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)“贤妻良母”;配不上这四个字!(吉坐

到原处)你父亲死的时候,你只有八岁,云儿只有五岁。那个时候,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书方法——也一半舍不得你们去受那野蛮的管束——所以我就拿定主意,自己教你们。一直把你教到十六岁。那时所有的产业,就是那分来的五十亩坏田。现在你们可以不愁穿,不愁吃。不是说大话,要是你们不是每年上千块钱的学费用费,现在大约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。

吉 先 生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。

吉老太太 是的,贤妻良母,有什么稀奇?现在的一般小姐们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?

吉 先 生 你要原谅她们。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,现在可以拿起笔来,做文章,她们只要说,说,说,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。

吉老太太 现在这班小姐们,真教人看不上眼。不懂得做人,不懂得治家。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?

吉 先 生 她们都是些白话诗,既无品格,又无风韵。旁人莫名其妙,然而她们的好处,就在这个上边。

吉老太太 我问你,这样的人也不好,那样的人也不好,旧的,你说她们是八股文,新的,你又说他们是白话诗……

吉 先 生 是的,同样的没有东西,没有味儿。

吉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人,你就愿意?

吉 先 生 (耸肩)坏的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,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,那倒容易办了。

吉老太太 怎么你们表兄弟两个,这样的不同!那一个就请这个,托那个,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。你是总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。

吉 先 生 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！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经了，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结婚。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镜一样，那么你的孙子，已经进了中学。

吉老太太 (觉得她没有办法)倒一杯茶给我。(吉倒了一杯茶送给老太太，自己亦倒了一杯，慢慢饮之。老太太沉思半晌)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的表兄已经同我说了几次，要我替他做媒？

吉 先 生 怎么不知道？

吉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么？

吉 先 生 余小姐，是不是？你问过了她没有？

吉老太太 (很慢地答)没有。

吉 先 生 为什么不问她？

吉老太太 为什么不问？(少顿)我想今天问她——好不好？(语时视吉)

吉 先 生 很好，看护妇配医生，互助的原则，合作的精神，结婚时最好的演说资料。

吉老太太 (微微地叹了一口气)

仆 人 (推开左门)老太太，余小姐来了。

吉老太太 请她进来。(仆人走出，吉放下茶杯，忙走至写字桌，整理笔砚，折好了桌上报纸)

[仆人由外面推开左门让余走进，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的茶具。

余 小 姐 (带了帽子手套，一手提钱包，进来之后，一面与主人招呼，一面脱去手套，将钱包置门旁小桌上，解下帽子)老太太，吉先生。

吉老太太 余小姐。(吉接过帽子，挂衣架上)

吉 先 生

余小姐 老太太,对不住得很,劳你们等了。

吉老太太 没有什么,请坐。(让余坐大椅)

余小姐 喔,老太太坐,老太太不用客气。我这儿坐好。(扶老太太坐大椅,自坐小椅,吉自坐长椅上)两点半钟就想来,忽然来了一个病人,要替他腾出一间房间来,忙了半天。还打算打电话,说不能来了,后来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,无论怎样忙,都要来陪老太太玩半天。

吉老太太 多谢你,我们也知道你医院里事情很忙,所以一向不常请你出来。今天是因为我们快要回南,想请你来,我们好当面向你道谢。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。起先是我们吉先生,住了两个星期,都是你招呼,后来又是我自己,我们实在感激你的了不得。

余小姐 老太太太客气,那是我们的职务。老太太这几天饮食可好一点?

吉老太太 胃口不强,我一向就是这样。那一次到北京来,因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,所以觉得不大舒服,实在没有什么病。我们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去,说医院里怎样的舒服,怎样的干净。我总是不想去。后来他又说我精神不好,一定是睡觉不好,非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静养几天不可。我被他说不过了,方才住到医院去。我出来的时候,他还要我再多住几天。

吉先生 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,不相信看护妇的。

吉老太太 我并没有说我不相信看护妇,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讲医院里招呼不大周到。

吉先生 没有什么,你现在不但相信她们,并且喜欢她们。

余小姐 我们也知道,外面有很多的人,说我们的坏话,现在不是我来替自己辩护,有时实在不是看护妇的疏忽,实在

是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们的麻烦。我常时同其余的同事说了玩,说这些人什么事不会做,连生病也不会生……

吉先生 要生病生得好,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余小姐 她们第一,就不肯听医生的话,要这样要那样,一天要压几十次铃子。你对她们说,叫她们不要吃东西,她一回儿要到外边买些水果,一回儿想叫家里送点鸡汤。你想,要叫我们同平常人家的老妈子伺候太太小姐们一样,我们哪里有这么许多工夫?我们平均每人要招呼十个人。喔,说也是无用,她们哪里肯讲理?

吉先生 做看护妇本来是一种很苦的职业,因为世界上最不讲理的是醉汉,其次就要算病人。

余小姐 好笑得很,遇到一种奇怪的人,病快好的时候,他还要你陪他谈天。(看了吉一眼)

吉先生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讨厌。要是个男人,还没有什么,假若是个女人,那恐怕简直没有办法。

吉老太太 不过我终是不相信,其余的人,能够同你一样。纵然有你这样的能干,也一定不会这样的和善,这样的体贴。
〔仆人由左门入,手里拿了一个盘,盘中置茶壶、茶杯、糖碟等物。〕

余小姐 (老太太欲倒茶)老太太请坐,让我自己来倒。(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)

吉老太太 喔,谢谢你。(吉倒了一杯茶送余)

余小姐 (受吉之茶)谢谢。(欲代吉倒茶)

吉先生 谢谢,我不喝茶。

余小姐 (一面喝茶)老太太为什么不在北京多住几天?有吉小姐在家,难道还不放心么?

吉老太太 她倒什么都能够,不过我这次离家已经很久。我本是因为吉先生病了,所以来看看。

余小姐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干。

吉老太太 什么叫能干,不过一个女孩子应该知道的事,我不容她们不知道。

余小姐 不过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样的能干,恐怕不容易。

吉先生 做能干父母的子女,是一件很苦的事。暑假那么热的天气,回到家,只有两个星期,两个星期一过,就一个赶到乡里去种田,一个赶到厨房里去烧饭。

吉老太太 (笑)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——我现在也有了年纪,也不怕人笑话——我以为一个人多知道一点事,一定不会有坏处。我不相信,一个女人会做了饭,就不会做文章。

吉先生 不错,不过困难的不是会做了饭的女人不会做文章,是会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会做饭。

余小姐 吉小姐会到北京来么?我很想认识她,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和气,可爱。

吉老太太 她旁的没有什么好处,不过还直爽。就是我嫌她有点新的习气。

余小姐 (高兴)我想我们一定会变做好朋友,她来的时候,老太太一定要叫她写信给我。

吉老太太 (向吉)你有她的照片没有?

吉先生 有一张的,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余小姐 (忆起)喔,吉先生信里,说老太太要我一张照片,我今天带来了。(走向小桌)

吉老太太 (不解)我没有说要照片。(向吉)我几时……

吉先生 你怎么没有讲?真是有了年纪的人,说过去的话,不要

几天就忘了。

余小姐 (装不听见,由钱包里取出一张小照片)这一张不大好,不十分像,等以后有了好的时候,再送老太太吧。(以照片送给老太太)

吉老太太 (看照片)你已经长得很好看,这张照片更加好。

吉先生 (向老太太取了照片,取笑老太太)你平常最讲究会说话的,怎么今天自己把话说差了?你应该说,这张照片固然很好看,但是总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。(与余对看了一看)

吉老太太 我是说的老实话。

吉先生 你们还坐一会儿才去吧?(向老太太)我送你一个好看的的照片框子。(吉带照片由左门走出。两人不语者片刻。老太太对余注视,余不知所语,取了一块糖来吃)

吉老太太 余小姐,我有几句话,很久就想同你谈谈。(将椅移近,余忙将口里的糖吞下,理了一理裙子,坐直了身子,用心地听)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很爱舒服的人,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,很过了些辛苦的日子。我们吉先生,从小就没了父亲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,都全靠我一个人去问,连他们的书,也都是我自己教他们。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,才把他们带到这么大。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用不着我去担心。不过还有一件,我放不了心,就是他们都还没有成家。(余的身子略微地颤动了一下)这一层,我也同吉先生说过好几次,他都不把它当一件事。——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现在子女们的婚姻,本来也用不着父母去管,所以我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。(叹了一口气,略顿)我有一个表侄。(余转了一转身子,恢复了自然的呼吸)你大概也认识他,他到医